

教育革命資料选編

(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經驗專輯)

7

大连海运学院教育革命組編

一九七五年三月

毛主席語錄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几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主席語錄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讓他們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养成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目 录

短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经验.....	(1)
辽宁朝阳农学院访问报告.....	(3)
坚决按照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改造旧农大 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兼 辽 宁 农 学 院 革 委 会 主 任	刘盛田 (26)
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而奋斗辽宁朝阳农学院党委书记	徐 明 (35)
为革命上大学，誓叫家乡变大寨辽宁朝阳农学院毕业生	王贵彬 (54)
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辽宁朝阳农学院毕业生	王文有 (62)
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辽宁朝阳农学院毕业生	张耀臣 (70)
决裂旧观念，誓做新农民辽 宁 朝 阳 农 学 院 农田水利系二年级学员	贾惠珍 (76)
附：贾惠珍同学写给院党委的信（节录）.....	(86)
院党委给贾惠珍同学的复信.....	(88)
辽宁省水利局党委给院党委的信.....	(89)
按照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创办五·七大学中共朝阳县委员会	(90)

一个具有战略性的經驗

在举国上下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好形势下，来自辽宁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經驗为教育战线的跃进局面展现了一个广阔的前景。

农业大学办在农村，坚持“社来社去”的办学方针，实行“几上几下”的教学方法，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馬克思曾经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辽宁朝阳农学院就是无产阶级在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战斗中发现的一个教育领域的新世界。

我们搞教育的同志不仅要研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形势，而且必须关心生产形势，了解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懂得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而我们的基点又应该放在哪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农民。我们搞教育革命，如果离开了广大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話？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朝阳农学院的經驗从根本上抓

住了这个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决心同当地县办五·七大学、社办五·七中学等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在几年内为农村培养十万名技术干部的教育网，方向对，步子新，十分可贵。这样的学校培养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农业学大寨出大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教育革命经验。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深刻地触及到人们的世界观，促使人们思索，研究，学习，革命！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有的人嘴上喊着要与工农相结合，可是脚下却不愿迈出一大步。这究竟是何原因呢？是因循守旧思想在作怪呢，还是不想同修正主义路线决裂，不想革命？值得深思。农、林、医、师面向农村的方向明确了，其他院校怎么办？能不能为农村三大革命多做点贡献？

和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也需要在继续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提高，逐步完善。学习他们的经验，应从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并结合当地情况，通过试点逐步展开。可以相信：如果我们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能把朝阳农学院的革命精神学到手，我们的教育革命就一定能够迈出新的步伐！

（原载《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十二期）

遼寧朝陽農學院訪問報告

最近，我們到遼寧朝陽農學院學習訪問了二十多天。這所學校，在农村分散辦學，同三大革命實踐緊密結合，實行“社來社去”、“几上几下”，為農業院校的革命闖出了一條新路，為农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做出了貢獻。

朝陽農學院原是沈陽農學院的一部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校址就在沈陽。高樓深院，關門教書，冷冷清清。培養的學生，學農不愛農，學農不務農。對此，貧下中農強烈不滿。一九七〇年五月，大批革命師生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遵照毛主席關於改革農業大學的教導，把校址遷往朝陽，同朝陽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朝陽水利學校、朝陽農校合併組成遼寧農學院朝陽分院（今年改名為遼寧朝陽農學院），辦在離朝陽縣城几十里的兩處山溝里。設有農學、牧醫、果林、農田水利、水工建築、陸地水文等六個專業。現有學生一千二百人，教職員工三百多人。第一批學員已於今年年初畢業，回到了農業生產第一線。

訪問期間，我們不管是到生產隊和貧下中農交談，還是在學校里和師生接觸，都感到很受教育，很受鼓舞。我們深深感到，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大好形勢，為搞好教育革命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也要求教育必須繼續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是上層建築必須為經濟基礎服務。我們認為，朝陽農學院教育革命的經驗體現了這一

点，比较适应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农村三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要求教育必须继续革命

朝阳地区是辽宁省比较艰苦的地方。这里，山多，丘陵多，平原少。我们访问了喀左、朝阳、建平几个县的一些公社和生产队。所到之处都是一片大跃进的景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精神更加焕发，斗志更加高昂，普遍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很多公社、大队以及生产队，办起农民政治夜校、读书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不断成长壮大。这里过去有“猫冬”的旧习惯，也就是冬闲，现在冬天成了一个忙季节。我们到公社、大队、生产队，首先到办公室找基层干部，可是在办公室找不到人，都在生产第一线。因为这个地区干旱缺水，他们正在大兴水利，有的平整土地，有的在山上刨鱼鳞坑。他们提出一个口号：要让秃山戴帽，河水镶边（就是在河的两岸都砌上石头坝），水不下山，土不离原，把过去的乱石滩变成良田。过去这地方根本没种过水稻。现在种上了水稻，从小学生到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老大娘，都到工地上参加大会战。他们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有时顶着月亮干，有时挑灯夜战。我们到建平县的万寿公社办公室时，一个人也没有，就有一张治河造田的蓝图在墙上挂着。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第二期治河工程，准备在明年夏季之前，把公社的主要河道都镶上边，从河滩上争地一万亩。这样大干的革命精神，使我们非常受鼓舞。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贫下中农这种大干的精神，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喀左县在朝阳地区是一个中等偏小的县，全县境内山地、坡地、平地各占三分之一，生产水平中等，他们有二十三个公社，每个公社现在都设立了拖拉机站，每个拖拉机站有拖拉机十台左右，有的一个生产大队就有五台。平均每个公社有电井一百多眼，水浇地已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在和贫下中农座谈的过程中，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懂。例如，他们一开始就跟我们说这儿高粱“花期不遇”怎么解决的，良种有哪些特性，化肥怎么施，都谈出了道道。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山沟里边，科学种田这样深入人心，反映了我国农村大跃进的形势，也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迫切要求。我们还跟他们县里的一个农业组长进行了座谈，他说，到一九八〇年全县大型拖拉机台数要翻四到五番，这样每个公社要有四、五十台拖拉机，排灌设备将增加近十倍，电井都要配成套。他们希望到一九八〇年，每个生产队至少要配五名技术员，就是说农一个，林一个，牧一个，水利方面一个，机械、电力方面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最低的要求，我们初步计算了一下，在这个县，到一九八〇年，需要八千名技术人员。在五年之内，要培养八千人，一年就要培养一千多人。同时他们提出：我们要求的技术员要又红又专、一专多能，不仅懂得生产，而且要懂得路线，要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这样一个质量高、数量大的要求面前，我们搞教育的同志就要好好想一想怎样才能适应这样一个形势？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姿态，还按常规走路，因循守旧，我们的教育就不能适应革命和生产发展的新形势。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

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毛主席又说：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教育必须适应这个大好形势的要求。这就要求搞教育的同志们，要了解生产，要了解工农业战线的状况，要了解经济基础。只有这样，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才能领会得更深刻，也才能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搞正确。这是我们体会较深的一点。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觉得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十分宝贵，它不仅解决了农业教育“三脱离”的问题，而且使农业大学直接为农村三大革命服务，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教育革命，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朝阳农学院在办学上的几个特点

一、在农村分散办学，教育同三大革命紧密结合，使农业大学牢牢扎根农村。

朝阳农学院愈办愈好，在农村扎住了根，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是朝阳农学院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改革农业大学的指示。他们从沈阳搬到了离朝阳几十里远的山沟里。开始在朝阳地区六个县设立农业科教基点，后来这些基点和各县的五·七大学结合起来，他们在这个基点上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同农村的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比如说，缺水是干旱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矛盾，他们就分散在农村大办水利班，培养水利技术人员，打井、抽水，研究怎么存

住洪水；这个地方缺乏优良品种，他们就在这个地区大办制种班，大搞良种田，培育优良品种；农村中小学要增加农业课，或者农业班，需要这方面的师资，他们就招收民办教师，或者知识青年，办师范班，培训农村需要的教师。他们还总结贫下中农先进的生产经验，推广先进技术。在教学中，他们根据农村的特点，看到有的老贫农文化水平不高，象学校里那样讲理论，不容易听得懂，他们就把要讲的内容画成图，背着图片，带着实物，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进行教学。这样一来，贫下中农非常高兴，他们激动地说：“多少年来，庄稼院和农学院隔着十万八千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革命路线把你们送到了农村，我们庄稼院的人也看到了你们农学院的人，你们把大学办到了我们家门口，办到了我们的炕头上，更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就这样，在几年当中，有六千多人参加了各种短训班学习。有一年的，有半年的，有三个月的。有六万多人听了他们的讲课，看了他们的展览。现在在朝阳地区提起朝阳农学院，贫下中农都满口称赞，他们说：朝阳农学院跟旧大学根本不一样。

二是针对农村的实际特点办学。他们根据当地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办了一种分段教学班。比如棉花班，在播种前，他们就让学员学习播种、施肥、浸种，学完就回去干，等苗长出来，长全了，再来上学。接着就学田间管理，除虫、打药、整枝，学了以后就回去整枝、打药，解决问题。这样，贫下中农既上了学，又不脱离社队生产实际，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愿意来学习。比如在一九七一年办了一个棉花分段教学班，当时报名的人非常

多。在建平县万寿公社有个老贫农叫王贵彬，当时他已经五十二岁了，坚决要报名。人家说他有三条不合格：第一，年龄大，五十多岁了还上大学，没听说过；第二，文化水平低，刚刚够个扫盲班毕业，识点字，这样的水平上大学，也没听说过；第三，有气管炎，到冬天还咳嗽，身体条件不合格。说他是“三不合格”。他说“不，我有一条合格，那就是立志改变农村面貌，决心学大寨，学习目的这一条我合格，我就是靠这一条合格，去上这个大学。”他迫切要求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也感动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说：“行！咱们就推荐这么个大学生。”这样就决定让他上这个大学。老王心里很高兴。入学那天，学校派车来接他们。他一路上热情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感谢毛主席把大学办到农村来。我们访问他时，他说：“这样的大学越多越好！它正对咱们贫下中农的心思。”还有不少贫下中农说：“今天大学培养庄稼人，太可咱们的心啦！”

三是越办越向下。这个学校不管长期班、短训班，学员学习期间，都要回本生产队学习和实践。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方向、路线问题。它使学生在学期间，就把自己的社队作为课堂，把周围的贫下中农作为自己的老师。所以，地委负责同志跟我们讲：“要问朝农有多大，你就看我们朝阳地区有多大；要问朝农有多少个老师，你就看我们地区有多少个贫下中农。广大贫下中农既是他们的老师，又是他们的服务对象。”看看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就体会到怎么叫搬到农村去了。那就是它办得跟农村不可分！他们的口号是：朝阳农学院越办越大，越办

越向下。

二、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应当能回到工厂、农村第一线，当工人、当农民、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作技术人员或干部，但不脱离工人、农民，有的可以继续当农民，继续当工人，不一定作干部。朝阳农学院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说，大学毕业生要不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是能否贯彻落实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大问题。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沈阳农学院在大城市里，办了十几年，毕业生有六、七千名。据调查统计，到目前为止，这六、七千人没有一个当农民，更谈不上到朝阳这样艰苦的社队当农民了。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在这六年当中，分配到朝阳地区的大学生两千四百人，其中学农的一千三百人，据一九七三年统计，留在朝阳地区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在县级机关的企、事业单位。我们的农业学校培养的人，到不了农业第一线，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从沈阳农学院来了个毕业生，当时领导下决心，把他分配到一个公社当技术员，他坚决不去，后来经过领导说服动员，勉强去了，在农村呆了两年，实际上只呆了几个月，最后改行跑掉了。贫下中农对这种现象十分气愤，对我们说，每年我们都把一批一批的青年送去上大

学，但就是看不见这些青年回来，毕业就走了。这回可盼来一个，但是又和我们不一心。还有的贫下中农对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在这地方，难道就不需要大学毕业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吗？那么为什么社队送去的大学生就回不到生产第一线呢？”这就启发我们：我们办学，要按照一个什么样的路子走，怎样把毛主席的教导落实下去，的确还有一个进一步革命的问题。朝阳农学院的领导、教职工和学员，把培养新型的农民提到完成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两个划时代的任务的高度来认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一个是改造旧的国家机构，一个是对农民进行文化工作。列宁同志说：“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提出来的。他们体会：培养农民，这不仅是个招生、分配的办法问题，它关系到发展农村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大问题。所以，他们坚持毛主席的办学路线，从社里招生，毕业后回到社里去，拿工分，当农民。这种风，那种风，他们都不动摇。另外，正由于朝阳农学院的同志不把培养新型农民，实行社来社去，作为一种简单的分配办法的改革，他们不是在招生简章上作个规定就完了，而是看作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反旧学校的潮流的一件大事，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从招生开始一直到毕业，都把思想教育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招生时，深入公社进行宣

传。说明他们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办学的，培养的学生要社来社去，将来毕业后回来就是当农民，宣传要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批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等剥削阶级思想，这样从选苗子时开始，就把可靠的、愿意在农村根扎、热爱农村的接班人选来了。这还不够，他们还认为，在进校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思想教育。他们首先组织学生到大寨式的生产队去参观，然后请老工人、老贫农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作对比教育，还向同学们讲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讲共大怎样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办学、培养一代新人。同时，还在学员中宣传柴春泽、吴献忠这些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好典型。他们要求每个学员对毛主席的三个指示：《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给江西共大的信要会背，会讲，讲它的意义，领会精神，然后研究怎么实践，他们学校怎么办。到朝阳农学院以后，不管在哪儿，一进屋子，首先看到的是毛主席给江西共大的信。在办学过程中，他们努力宣传毛主席这一指示信，不但在学校里组织学习，而且还到全县、全地区，宣传共大的道路。这样大张旗鼓而又深入细致地做学员的思想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的学员在进校时还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你说是那么说，说不定以后还有什么变化呢，那个时候说不定我还能当上一个国家干部。但通过这样的思想教育，变化很大。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学员叫贾惠珍，她原来是个下乡知识青年，然后在水利局当了两年工人，后来又上了这个学校。在她离开工地的时候，有的说：“小

賈，你再也不能和我们并肩战斗了。”她就跟他们说：

“将来也许請你们到我亲手设计的大坝上去施工，也许請你们到我亲自指挥施工的大坝去参观。”这里就反映了她的思想，她上学是想当工程师。入学以后的教育，对她触动非常大。后来学校领导找她談心，讲朝阳地区的今昔对比，由于这个青年在朝阳地区插过队，又联系队里情况对她进行教育，还讲共大的两条路线斗争，讲应该做什么样的人。通过一年多的教育，这个青年终于认识到，把青春贡献给农村，当个农民是光荣的。她就给省水力局的党委、学校党委和她下乡插队的公社党委写了信，要求毕业后，回她原来下乡的地方，当一个普通的农民。她的愿望得到了党委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支持，但是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議論，媽媽一时也没有想通。她想，列宁同志曾经说过，“谁想帮助动摇者，自己首先应当不动摇。”她的二哥对她下乡非常支持，她就找她二哥一起商量，在家里开个忆苦会。解放前她家在河北，由于鬧水災，逃荒到辽阳，全家都病了，媽媽领着大哥去要飯，一个姐姐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二哥餓得几次昏死过去。解放了，全家人才得救。这本来是过去她媽媽常讲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又给老人讲。她媽媽很受感动，说：“我通了，你去吧！”她的妹妹也支持她去当农民，还表示：“如果党需要我下乡，我马上高高兴兴地去！”賈惠珍同志说：“过去的大学使有的工农子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农学院还有个‘四年不愿回家乡’，今天我们就要作反潮流的战士，就是要扎根农村，不仅务农，还要爱农。”这就是学校抓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这种典型，在

这个学校里是非常多的。我们一到这个学校，有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新的气象、新的思想、新的风俗不断地发扬光大，而那些旧的思想、旧的风俗、旧的习惯受到了抵制，觉得很痛快，也觉得很新鲜，的确看到了方向。

第二个措施，是把学大寨作为他们的一门基础课。朝阳农学院的一个重要基础课是学大寨。他们说，我们的学生要在学校里锻炼学大寨的过硬本领，有了这么一套本领，就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们把学大寨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安排在课程表里，到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去学习，同时要把他们的学校变成一个大寨式的生产队。如学校前边有一条大凌河，周围有很大一片黄沙滩，滩上尽是鸭蛋大的石头，他们垒起石坝，坝上黄土，就种上了水稻。现在连续两年多了，水稻亩产五、六百斤，高产地块达到了八百斤。在山坡上种的粮食作物亩产也达到了四、五百斤。有个学员叫冀永春，他家住在朝阳的北部，是个风口的地方，风比较大。过去这个地方的谷子、高粱，产量都很低，他就在这个地方组织一部分人，搞科学实验，种水稻，取得亩产八百斤的好收成。这个奇迹使大家非常惊讶。还有个学员叫孔显亭，家住在山区。他们那里有个问题，就是有一批苹果树，十五、六年了，还没结过苹果，就是找不着原因。一些“专家”说什么北纬四十二度以北不能长苹果。孔显亭回去以后，带领科学实验队，运用学得的知识，首先整果园的地，然后剪枝，再加上施肥及其他一些措施，当年苹果就获得了丰产。现在这个地方的苹果，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国外。